

于建初文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



醉恋人生

于建初 著

醉恋人生

于建初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醉恋人生

于建初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828-0/I·263

印数：1—8050 册

定价：22.80 元

在展现中进行警示

——长篇小说《醉恋人生》读后

孙健忠

一天我乘车在长沙市里穿行，觉得那一处处的“电脑打字”、“激光照排”、“计算机优惠销售”的店招特别撩人。我耳边油然响起一位哲人讲过的这样一句话：“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望着这些店招，望着这一处处魔幻般的长沙风景，我思绪飞舞，感叹良多。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革命和改革，是有缘故的，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主要是科学技术）之迅猛发展，如同洪流冲涌，飞速奔突，于是旧的堤坝和框架被冲决了，新的流程和航向出现了。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其基础的人类社会生活，也随之变体转型。当十余年前在一条小街巷里，甲与乙正为着一件服饰或一句言语或一种习俗或某一个日常生活问

题而争执得满面通红的时候，却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悄然无声地进入到我们生活中，进入到我们的国度里。这东西是一个魔方。不管你是拥护还是反对，是高兴还是烦恼，是积极学习主动适应还是无可奈何闭门自守甚至骂地怨天，反正它来啦。既然来了它便要施放魔力，于是魔力所至，哗然一变，万物更新。而千新万新，最值得我们文艺家来了解观察，来琢磨思辩，来展现叙写的，当然是在新的社会生活激流中躁动着的一颗颗不安的心灵啦！

长篇小说《醉恋人生》所描绘的，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面出现的一段新生活画卷，作者用“心灵辩证法”展现出了女主人公钟越那既充满激情奋发向上而又明暗相映悲喜交织的复杂的心路历程。

钟越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她出自农家，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不久便随部队来到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为了保护战友朱明明，当炮弹飞来时她扑身相救，结果自己负伤。英雄行为，堪称高尚。可这样一个优秀军人，在转业到地方后，为了爬上总经理宝座，竟向不正之风俯首屈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她的这种做派，是不是也有点儿“坏”？钟越的确是美丽的，身材高挑，五官俊秀，穿着那身笔挺军装时，她是“万马军中一朵花”。她成为云天宾馆经理后，夜晚到歌厅巡查，那些风度翩翩的年青外商误把她当成“舞厅皇后”，其容颜

之美貌其气质之高雅，可想而知。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第一任丈夫华星河如获宝物般和她结婚之后，却又如弃敝履般将她抛弃并与之离婚，原因是她外美内不美——她在当年保护战友时，一块弹片削去了她右边的乳房。于是这个原因使她成为了婚姻生活之中的一个“尴尬人”。钟越曾经被人抛弃，后来在穷愁潦倒中她与第二任丈夫桑也草率成婚，接着便落到了一种地道的“饥寒交迫”之境地。而这样一个被人伤害过的人，因极度的孤独却又准备去伤害与她毫无怨恨并情同手足的朋友……钟越是一位勤奋刻苦的人，她黎明即起，四处奔波，深夜算计，呕心沥血，可有时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和疲倦”，躺倒在床，连睡两天两夜。钟越虽是一个无学历但却智商颇高的聪明人，但有时做事却傻得出奇（例如相信伍晓多的旦旦誓言并等着伍晓多离婚而与自己结婚）！这方面钟越又是一个近乎幼稚的蠢人！其中有些细节和场面，例如年近六旬的朱海厂为了自己的卑劣目的，把钟越叫到家中进行的那场谈判，一句句入木三分的对白，都给读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虽然读来颇觉沉重甚至有几丝痛苦）。

当然，于建初先生也完全可以不这样写。他可以单纯地写一个女强人，一个女企业家。写她根正苗红，写她从部队这所大学校走出来后，如何在改革浪潮中艰苦跋涉从无到有铢积寸累直到大富大贵，然后又因捐资

办学或别的社会公益活动而名声大躁大红大紫。也可将她的婚姻写得十分美满，或者是将其写成离了一次婚，而在改革创业的风风雨雨中又寻到了德才兼备心心相印的如意郎君。虽然这样写来也无可厚非，但会觉得与七十年代那种“高大全”作品并无二致。

《醉恋人生》不是那种既善且纯既俗且浅的流行小说。这是一部具有着复杂度、深刻度，读了之后还需要回味咀嚼一番的厚实作品。

作家笔下展现的一切虽然不能令人如何愉快，但却是一幅逼真描绘社会转型期新生活的画卷。而且，我觉得与同类题材的一些小说相比，在这部小说里，具有着高出于其他作品的一种庄严的“警示”因素。

话题依然又得回到“新技术革命浪潮”这个名词上来。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期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便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之当代阶段。托夫勒的这种划分不是绝对准确，但基本上是言之成理的。十余年前我们文艺界有许多朋友确曾热热闹闹地颇觉时髦地念叨着“第三次浪潮”这个名词。这个名词这些年来已渐渐消弭了。但对当今许多社会现象（例如大量职工下岗的现象）来进行追根问底，都可以寻到新的产业革命与大规模的社会生活调整这个根本上来。

对于新生活我们应怀热烈拥抱的态度，作家们应为中国大踏步走向现代化而摇旗呐喊。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现代文明是有利但也有弊的。在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时，如何兴利防弊，这是政治家们的天职；而在描绘红尘滚滚的现代生活画卷时，点出人们的迷惘，指出人们的失误，提醒人们莫忘民族文化之根，使读者们在强烈感受之后能得到某些“警示”，便是作家们的责任。《醉恋人生》书中包含着许多“警示”，而且又来得巧妙，颇具艺术性。例如——

那个开车细节，在全书中一共出现五次，司机小白问“请问车往哪开？”钟越总是回答一句“拐弯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此时我这般写来可能索然无味，但读小说时将上下语境一对照，便会感到一种浓重的象征意味。那个黑子摸鱼的细节。当然绝不可与《老人与海》中老人之捕鱼相提并论，但看得出作者从世界名著吸取营养这一方面，也是颇有收益的。钟越母亲这个形象，既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又显明地蕴含一种抽象意味。钟越回到家乡给母亲做生日，夜深人静时钟越从床上爬起走出小屋，朦胧夜幕中一个人鬼使神差般爬到凤凰山顶，望着这方圆五里的小小凤凰村，寻找着那条依稀能见的凤凰河。读到此处我想到了艾青的诗句：“我的眼中为什么常含眼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任何人的转述都是难于传情达意的。如果有朋友读

了我这篇短文因而便引起兴趣去读《醉恋人生》，那我将
很为高兴……

1997 年 11 月 3 日

于长沙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其作品
在国内外深具影响。）

这次第，怎一个“错”字了得

——《醉恋人生》钟越印象

陈泗海

—

“上帝啊，难道这真是我的错！”

这是长篇小说《醉恋人生》的末尾，站在阳台上的女主人公钟越，看着自己不惜一切追求的男人黑子终于和自己的表妹梅嫒一起，钻进出租车悄然而去后，发出的沉重喟叹。一声喟叹，为一部近 20 万言的长篇划上了句号；可一个“错”字，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说清作品中所展示的女主人公色彩斑斓的爱情和婚姻的。这使我陡然想起 800 多年前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她在国破家亡的晚年，抒发其凄惨心境和孤苦愁思的名作《声声慢》中的名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于是，改易一字，作了这篇读后感的题目。

时下为数不少的小说的糟糕，并非什么写的不是

“主旋律”，不能“鼓舞人”；也不在于故事情节的老套，叙述手法的陈旧；更不是所谓“立意浅薄，趣味低下”（趣味的低下与高尚，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每每看不到一个真正的人物。作品中女去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人物哪里而来，所作为甚，哪方而去均使人不得要领，没劲透了，说不忍卒谈真不为重。既然是文学，总还得写人，写人物的命运和个性。一部作品，洋洋上万言，立不起一两个人物来，其艺术价值是不能不大打折扣的。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对《醉恋人生》另眼相看了，忍不住还要对作品的女主人公钟越发一番议论。

二

我们的这位女主人公钟越，生长在一个离省城 500 里之遥的凤凰河边的小乡镇凤凰洲。她呱呱堕地的第二天，父亲就离别了人世，因此被街坊视作克父的“灾星”。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岁月里，贫困伴她走过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人生花季，记忆中留下了一个个受穷的恶梦。其间，比她年长壮实的小男孩黑子与其两情相悦、相伴相扶，给她母女带来了无尽的温馨。到她 17 岁念高中二年级的那年，已当了 4 年煤矿工人的黑子与她订下了终身。

高中毕业后，她怀着告别贫困的恶梦与远离世俗白

眼的心愿，来到中越边界反击战前线，当上了一名女兵，那年，她 19 岁。在战场上，一次为保护战友朱明明，右边的乳房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留下了永久性的遗憾。住院养伤期间，两年多未见面的母亲和黑子来部队探望，她出于嫁给黑子就意味着一辈子困在凤凰洲受穷的考虑，决心中止与他的恋情，于是一再冷淡黑子，并在黑子返家后寄去了绝交信。

在退伍返乡的火车上，她与家乡所在地区的经委主任的年轻英俊的公子华星河一见钟情。为了摆脱回凤凰洲受穷的命运，她将婚姻作跳板，很快投入了内里贪恋她的姿色，表面处施以援手的华星河的怀抱。两年多以后，她终于与喜新厌旧的花花衙内华星河分手，结束了她的第一次婚姻。接下来的第二次婚姻还是一场恶梦。丈夫桑也是个有过一次婚史的虐待狂，婚后不到半月，就露出了混世恶魔的凶残嘴脸，不仅把婚前为其找个好工作、及其象贵妇一样打扮起来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还发展到又嫖又赌、贪污公款、受到查处，在肉体上、生活上、精神上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不到一年，她逃也似地结束了痛苦的第二次婚姻。

带着两次不幸婚姻的重创巨痛，钟越来到省城找战友朱明明，希望通过她身为市旅游局局长的父亲朱海厂，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不幸，很快又跌进表面上将其视作女儿救命恩人、骨子里当成泄欲工具的朱父的陷阱。这

个道貌岸然的色狼，几十年嗜色成性，染上了脏病，但兽性不改，他利用职权，一步步占有了钟越。钟越也相机利用朱父的权势，成了市旅游公司云天宾馆的承包总经理。几年下来，腰缠万贯，拥有了自家的豪华小车，实现了挤进上流生活圈的梦想。

事业的巨大成功，优裕的物质生活，填补不了钟越的精神空虚和痛苦。就在朱厂海占有她一年多以后，在云天宾馆的舞厅里，她略施小计，就把一个比自己小5岁的年轻幼稚的大学毕业生南雨拉下了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周旋于朱厂海与南雨之间，南雨成了她招之即来、俯首听命的小伙伴。

接下来的另一个男人叫晓多。这个在社科院工作的年轻硕士，博学多才，风流潇洒，身强体壮，使得钟越对他的爱超过了同黑子初恋后的任何一个男人，并有了和他组建家庭的欲望。可交往几个月后，她发现晓多早已成家，有个虽不漂亮但很年轻的妻子，还有个两岁的男孩，而且，晓多同时又勾上了一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兴师问罪未成，反被拈花老手晓多一脚蹬了。

其后，对男人几乎彻底失去信心的钟越为寻求精神解脱，一头扎进事业里，把个云天宾馆经营得红红火火，如日中天。

就在这时，12年前的恋人黑子出现在钟越面前。——在她与之绝交后，黑子得到了钟越表妹梅嫫的

爱情，梅正在北京上大学，转过年就要毕业了，为了筹措毕业后就与黑子结婚的用费，她逼迫黑子到钟越的手下打工来了。为着黑子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相处，钟越费尽了心思。这些年，忠厚的黑子在凤凰洲一如既往地照顾钟越母亲的起居生活。黑子在钟越面前于拘谨中显出大度，为不使其为难，他执意选择了适合自己条件的又脏又累的锅炉工。黑子在这个位置上，凭着平时好学多思积累的知识，从节煤做起，为宾馆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对餐厅的管理提了不少好建议，提高了餐厅部的效益。餐厅部经理辞职时，钟越采纳了他推荐已显露相当管理才能的黑子接任经理职务的建议。不久，钟越带上黑子一同回凤凰洲为母亲做60大寿。在陪伴母亲的日子里，面对母亲要自己尽快成家的唠叨，她不好回避，又不敢正视，在结束几天意乱心烦的省亲返回省城时，钟越生出了夺回黑子之意。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安排，她实施了夺回黑子的一个个步骤。在她的所有努力落空之后，她孤零零地看着黑子从她身边离去……

这就是钟越。

当然，作品结构上的匠心独运以及其艺术魅力自然比我平铺直叙的概括要高出许多。且加上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读者还会增加几分亲切之感。就是从我这颇不高明的叙说中，人们也不难看到，年龄虽然才31岁的女主人公钟越的人生经历是够复杂的了。

作家笔下的钟越，也许正是通过对人物复杂经历的生动展现和心路历程的深刻揭示，才显得丰富、鲜活、独特。从而，与为数不少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划清了界限。

三

为了议论的方便，我们先来看看钟越的两次婚姻。

她的第一次婚姻，得从与黑子分手三个月后说起：在退伍回乡的火车上，钟越不期而然地同家乡曲房地区技术研究中心 27 岁的科技人员华星河坐在一起，华一见“就象见到了我梦中描绘的那个她”，一路上对钟大献殷勤、百般讨好。而早在住院养伤时就“决心只把结婚当做事业的跳板”的钟越，了解到华的父亲曾是她所在县的县长，现任曲房地区经委主任，地区的很多头头脑脑都“玩得转”，他本人也有不少“铁哥们”，攀上他就可留在曲房市，也不愁实现“干一番事业”的心愿，于是，当华把她比作“夏日晴空美极了的月亮”时，她就明确表示了要华“单星拱月”的希望。虽然到曲房市住下后，钟越颇有心计地设计了 5 个步骤——从落实工作到结婚的新房和房间陈设，想把事情办得尽量稳妥一些。但年轻的姑娘毕竟太幼稚了！她何曾想到，生活中象华星河这样的公子哥儿，只需在父亲的关系网上稍稍挪动一两个棋子，在一个地区机关所在的城市，为一个高中毕业

的退伍女兵、在战场上负过伤、记过三等功、且才 21 岁又“美极了”的姑娘安排一个优越的工作、弄一套婚房和一房现代化的陈设，实在是“小菜一碟”。比起那些几跳就捞个副部级、只有原子弹不敢倒的公子公主，“七品之后”的华星河顶多也只是“一碟小菜”。在这么一种现实关系中，她的被玩弄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谁要你钟越出身平民、朝中无人、身上无钱呢！好在她还有几分聪明，懂得在男人世界里，女子姣好的面孔，优美的胴体也是一种本钱；在物欲横流的年月，可把“结婚当做事业跳板”。不然，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陌生都市，你往何处立足？

钟越的“跳板”是架起了，却不能通向“事业”。障碍在华星河。在华看来，“口口声声要干什么事业，要做个女强人，我听了很恼火。女人，尤其做我老婆的女人，是绝不容许想这些的。”不仅为此，当初对她胴体馋涎四溢的华星河，对她右乳上为救战友而落下的褐色伤疤，越来越反感，仿佛“觉得她整个儿地都被伤疤笼罩住了”，直到外宿不归打“野味”，把“要找点清甜爽口的小白菜吃”付诸了行动。对这样一个既不支持配偶的事业，又不珍惜妻子的情感，“夺去了自己处女贞操的伪君子”，钟越能果断地中止与他的婚姻，实在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回头去看，钟越当初对华的选择难免有几分轻率、浮躁，但发生在那个年龄、那种环境，怎么说也不好算成

过错了。

钟越在第二次婚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给人一种“红颜命薄”的感觉。照说，有了第一次不幸婚姻的教训，钟越至少在选择男人时会慎重一些，怎么一下子会对桑也这个贸易货栈经理的“狂热追求，生活上体贴入微的照顾”产生出“一线希望”，还执着地认为将“改变自己的人生”？她的最终和桑也结合，恐怕只好用姑娘的单纯、任性作解释了。

事情正为钟越事后总结的那样，“是出残忍的闹剧”。你看，在这场前后不到一年的婚姻中，她该得到的东西一件也没有：“没有得到工作”（桑是答应婚后帮她找个好工作的），“没有得到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桑也答应婚后将她象贵妇人一样打扮起来），到后来甚至没有出门的自由，没有吃过一餐饱饭……相反，不该得到的她全有了：一个“又嫖又赌”，“贪污公款撤了职”，“被单位开除了”的丈夫桑也；经常半夜把她的衣服扒光，按在地上殴打；无论“白天黑夜，不管什么场合都要我”；“一个礼拜只吃了两斤大半和半边猪头，还被打得四肢伤痕累累”……这哪里是什么婚姻，分明只有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控制、施暴、掠夺！钟越不应该、也决不会长期忍受这个虐待狂的凶残，于是，她“一口气写了份七页纸的离婚报告”，法院有力地支持了她的主张，一场恶梦方告结束。在这场婚姻经历中，钟越所受到的种种非人